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嘉

丙戌我

大清順治三年春正月

明隆武二年浙東魯監國元年
是歲明福京亡桂王立於肇慶

己酉朔明唐王在建甯不受朝賀

王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戴罪從行

交趾日本國遣使入貢於明

明監國魯王在紹興

明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爲戶部右侍郎

來賀字佐平南豐人崇禎庚辰進士由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歷擢廣東布政使運餉十萬由海道至因有是命御

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燕之且
解餉之任僚佐所優爲遽膺顯擢何以示後世論者謂南
英與鍾以才相忌而遷怒來賀也

明誅邵武知府吳爇煒推官朱健建陽知縣施燦

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猝返郡夜半出其孥爇煒繼
之士民爭門走死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爇煒倡
逃並其平日貪狀爇煒亦揭健時燦亦以貪酷被劾王恨
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爇煒燦皆斬健
坐絞廷臣申救不許

徐鼎曰特書何嘉王之能用刑也

王子明吳漢超襲甯國不克死之

先是當塗人徐淮聚眾駐華陽聞漢超名禮而致之遂合
兵連破句容高淳溧水太平漢超曰我兵少聚而守城則
無以攻戰我以游騎四出使彼疲於策應此伍員報楚之
智也以故所克州縣皆不守然是時民心已渙漢超復無
以撫定之事愈無成是日襲甯國夜緣南城登同知王家
梁勒兵巷戰漢超所部皆甯國人各顧其家莫有鬪志遂
潰訊俘卒始知漢超爲之主於是圍其家令日不出且族
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乃歸死臨刑不屈膝剖
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氏墜樓死

明馬士英疏請入朝不許

士英在方國安軍中叩關求入朝王以其罪大論守關將

士勿納士英七疏自理終不許有李遠者與上有舊而士英之私人也密言士英有治兵才宜在使過之列會鄭芝龍方國安合疏薦之乃詔充爲軍前辦事官俟恢復柘城復職

癸亥明福京大雷雷雨甲子大雨雹晝晦

雹大如斗或如刀劍天晝黑對面不相見

攷日本木拂甲行日注

明加魯使臣柯夏卿兵部尙書曹維才光祿寺少卿遣僉都御史陸清源犒師浙東

魯監國遣柯夏卿曹維才入聘王加夏卿維才官齋手勅報監國曰朕無子王爲皇太姪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命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尋遣清源解

餉十萬犒浙東軍夏卿黃岩人崇禎丁丑進士清源字潤
白平湖人崇禎甲戌進士由知縣擢御史以巡按福建留
福京維才未詳

明何騰蛟會師湘陰

騰蛟拜表出師赴湘陰諸鎮觀望不進獨李赤心自湖北
至遇

師三戰三北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亦頓損
明隨征東閣大學士兼右都御史熊開元罷

開元字元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除崇明知縣
調繁吳江崇禎朝徵吏科給事中言事忤旨貶二秩外用
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行人司副以劾

首輔周延儒與給事中姜燠同受廷杖下獄所謂熊姜之

獄者也卒遣戍杭州

致日事
詳明史

南都立起吏科給事中丁內

艱不赴闕中以工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寺少卿僉都

御史再疏解詔曰天地生才祇有此數邇者老成凋喪朕

於開元之至旦夕以冀旣在郊坰慰予飢渴及人對谷禮

有加開元請罷捐助停事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聽

納散朋黨俱嘉納之越日授御營隨征東閣大學士兼行

在右副都御史權理院事時方破格用人躁競者多以口

舌得官開元惡之力持資格丹徒諸生錢邦芑言事稱旨

特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王重遠其意命以司務得

非時言事實同御史權王之在建甯也外雖優禮輔臣而

事輒獨斷開元遂乞罷不許已而邦芭復投御史力爭之
不得乃引疾自是王出幸皆不及從汀州破棄家爲僧於
蘇之靈巖

明以蘇觀生兼吏兵二部尙書行在文淵閣大學士賜尙方
劍便宜行事

王御門賜銀印曰瞻奉南北山陵安集軍民文武官觀生
赴贛大徵甲兵餉不繼竟不能出師

明授方士蔡鼎爲軍師

鼎泉州人好言星緯之學嘗爲劄遼督師孫承宗參謀以
事觸魏瑞怒微服逃崇禎帝繪像求得之呼爲蔡布衣時
李遠言於王命以方外服見授軍師然占策無驗鄭彩之

敗也鼎請出關自試一戰而躡遂遁之卓岩

攻日參福建通志所知錄

粵游見聞

沙賊寇明楚雄游擊王承憲戰死金滄副使楊畏知悉力禦之

畏知字介夫陳倉人崇禎丙子舉陝西鄉試第一以部郎督餉真定遷川北巡道改雲南副使分巡金滄吾必奎之反也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其地沐天波來奔沙定州追之畏知謂天波曰公所在賊必專力困之城其危矣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雄得爲備賊西追則恐吾斷其後攻楚雄則恐公自西來首尾牽制斯上策也天波從之畏知給賊曰若所急者黔國耳今已西走待若定永昌還朝命當已

下予出城以禮見可耳今順逆未分不能爲不義屈也定
州恐失天波與盟而去分兵寇大理蒙化畏知乘間清野
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州聞不敢至永昌
是年春還攻楚雄畏知坐雉堞間賊以巨礮擊之羣蠻周
麾呼曰楊公死矣頃之烟散見畏知坐如故駭爲神城中
復出奇兵擊之殺賊無算賊乃引之而東攻石屏龍在田
奔大理破甯州土司祿永命自殺下巔峨土官王克猷走
死於是迤東諸郡皆陷於賊已復薄楚雄游擊王承憲者
世襲楚雄衛指揮舉武鄉試擢游擊爲畏知前鋒凡守禦
事皆承憲綜理之賊再至偕土官那籥等山城衝擊賊披
靡俄中流矢死弟承璵亦歿於陣賊乃結七十二營環城

鑿險誓必破之而畏知守益堅明年孫可望入滇始解圍去

沙賊陷明武定參將高其勳死之

其勳字懋功初襲馬龍所千戶後舉武鄉試爲黔國公標下中軍吾必奎之亂以功擢參將守武定城陷衣冠服毒死

沙賊陷明大理指揮陳禎死之

禎世爲大理衛指揮未嗣職城陷巷戰手馘數賊而死沙賊陷明大理太和縣丞王士傑等死之

太和爲大理附郭縣士傑佐上官竭力捍禦城陷死於城上同時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及其子一

甲前任同知蕭時顯士民則舉人高拱極投池死楊士俊
闔門自焚死諸生則尹夢旂符馮大成倡義助守罵賊
死楊憲闔門自焚死楊懋旣死復甦妻竟死人稱太和節
義爲獨盛云

沙賊陷明通海典史單國祚死之

國祚會稽人城陷坐堂上罵賊被殺印猶在握縣人葬之
諸葛山下

明眉州義民陳登皞起兵破獻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
賊帥狄三品駐眉州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
上至則以兵圍而殺之凡五千餘人登皞州人也綽號鐵
腳板裂衣爲旗集四鄉遺民得數千人樹柵醴泉河上賊

來攻登皞率衆白梃耨鋤殺賊三百人賊懼間道移東館
登皞復遣壯士持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
賊營壯士從中鼓譟出賊駭奔復斬數百級賊乃遠遁登
皞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敢犯境者
後爲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明金有鑑再攻長興敗死

有鑑與岑元泰俱陷陣死又有徐昌明者字闇本初入盧
象觀軍象觀敗奔四安山中與有鑑合亦死於長興西門
二月明馬脛嶺兵變命路振飛往浦城安撫

丁亥大雨雹晝晦

明寬逆案之禁

王曰北京陷於東林南都亡於魏黨厥罪惟均今嘉運其
新其附黨諸臣概予洗濯以收後効

徐燾曰元祐元豐調停之說千古所譏此其殷鑒乎伯宗
曰國君含垢君子諒諸

明誅妖僧

廣西有僧自稱宏光帝貴州撫臣俞思恂以聞詔議迎請
廷臣曰卽真宏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審知其僞
下獄誅之尋有木堅李之秀者自稱原任兩司召對稱旨
以原官補用發覺伏誅

取日本錢滂
之所知錄

明廢亨嘉爲庶人其黨皆伏誅

亨嘉俘至行在下諸王議廢爲庶人以幽死其黨推官顧

奕總兵楊國威等皆伏誅封丁魁楚平粵伯加瞿式耜兵部侍郎式耜辭曰國家禍變構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邪西臣辦西奚以功爲不許

明以副使晏日曙巡撫廣西

輔臣曾櫻薦也式耜得代遂放舟東下居肇慶

攷曰粵游見聞日日

曙饒州舉人行朝錄曰

新喻入官承天副使

明鎮國將軍常采音師字書無此字起兵蘄州敗績死之

常采樊山王翊鋹之次子張獻忠之破襄陽也常采挈家

人一夕遁至是歸蘄州與英山男子王六姐起兵斗方岩

兵敗死之攷曰本願景星桂岩公諸客傳又東華錄載是年二月洪承疇奏擒樊山王朱常炎其采字

之譏歟

明封孫守法武大定爵爲伯

甯夏甘肅神木靖邊各以兵來附王聞之乃有是命

明監國魯王以諸生黃宗羲爲兵部職方主事

宗羲字太冲餘姚人年十四補諸生隨父尊素任京邸尊

素死詔獄

攷日事詳明史

宗羲奉養王父以孝聞莊烈帝卽位草

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

諡予祭葬尊素諡忠端宗羲旣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

實詳見紀傳歸葬事畢肆力於學於經史靡不通從山陰

劉宗周遊壬午入京周延儒欲薦爲中書辭不就一日聞

市中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遠南下南都阮大鍼修防亂揭

帖之怨欲盡殺諸揭中人遂被逮母姚氏嘆曰章妻滂母

乃萃吾一身邪南都亡踉蹌還浙東孫嘉績熊汝霖兵起
乃糾合黃竹浦宗族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呼之爲
世忠營請援李泌客從例以布衣參軍事不許錄造歷從
軍功授職方主事已改監察御史兼舊官馬士英之欲入
朝也衆議殺之熊汝霖恐其挾方國安爲患好言曰此非
殺士英時宗義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
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
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若日於江上鳴鼓攻其有備
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卽不發一
矢一年之後亦何能支又言崇明爲江海門戶盍以兵擾
之分江上之勢諸將不能用

致日本全祖
望結麟亭集

徐蔣曰主事何以書賢宗義也

明監國魯王予張國柱將軍銜

國柱劉澤清部將也初航海依王鳴謙於定海得五百人劫鳴謙入內地掠餘姚其黨張邦甯掠慈谿行朝震恐衆議尊以伯黃宗義曰如此則益橫且何以待後請署將軍足矣從之

明總兵陳梧掠餘姚魯攝知縣事王正中擊殺之

梧敗於嘉興自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正中遣民兵擊殺之諸營大譁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義言於監國曰梧藉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爲國保民何罪之有議乃止時張國柱田仰荆本徹各率兵過姚江舳

虓蔽空以正中嚴備不敢犯國柱之入掠也百姓洵洵單
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不得逞

明魯錢肅樂移守海口

謀言

王師由海道來肅樂移守瀝海久之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二千
既無分地勢須遣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復不敢歸
安廬墓愿率家丁從軍自効監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黃
語謂將棄軍入閩遣客刺之肅樂乃棄軍拜表以行表言
臣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請賜偵迹必不入閩自取殄滅
監國覽表大駭知不可留降旨令往海上借藩臣黃斌卿
鎮臣張名振取道崇明以窺三吳尋加戶部尚書辭不受

三月戊申朔明魯武甯侯王之仁與我

大清兵戰於錢塘江

浙東將士與

于師跨江相距屢戰不勝皆西望心灰之仁上疏監國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願以所隸沈船一戰今日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是月朔

王師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救各營守汛命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會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舟無數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諸軍繼之遂大捷乘勝進圍杭州不克而還

明兵部尙書兼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猶在江甯

論降不屈死之

攷曰唐王紀畧載爲三月戊申朔事本傳爲三月七日事臺灣外紀以爲壬子日按壬子

初五日也

道周發婺源復進水漿至金陵幽於禁城已改繫尙膳監

諸當道承貝勒意勸降道周曰吾手無寸鐵何曾不降勸

者曰降須薙髮道周佯驚曰君薙髮邪幸是薙髮國來卽

薙髮若穿心國來汝穿心邪澳承疇親詣尙膳監求見道

周喝曰承疇死久矣焉得尙存此無籍小人冒名耳在館

與門人講習吟詠如常著詩文數卷

攷曰臺灣外紀云道周發婺源作詩三章

其一云火樹難開眼冰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

人碧血題香草白髮逐鈞輪史無遺恨處搔首爲君親其

二云捕虎仍之野投封又出關席心如可捲鸞髮久當刪怨子不知怨閩人安得聞乾坤猶半壁未認湘文山其三

云謫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爲誰分板蕩不忍共浮沈鶴
怨空山曲雞啼中夜陰南陽歸路遠恨作臥龍吟途至祈
安上元燈節作三章其一云爲世存名教非關我一身冠
裳天已定得失事難成姓氏經書外精神山海濱高懸崖
上月偏照夜行人其二云世盡遺君父我獨愛此生焚香
燒棗本拔劍剖薇蕨苦乞西山土遠辭東海濱荷鋤與賣
藥難作古人情其三云美佛猶餘鼎魚空守暮磯依然城
郭在彷彿人民非溪淺巖巖照山深葦蕩肥黃冠滄海裏
望望未曾歸過新嶺弔金正希回章其一云愛尚才名盛
昔時欲依鹿閣共匡持蕭蕭風雨雞鳴日千古令人誦
支其二云續經溪口萬重山採爾尙差旬日間自是秦華
須破碎巖雲終古不開顏其三云聽灘頭飛鳥斜傷心
何處動悲筇英雄運盡無良算身亦輕來陷左車其四云
殘碁垂手已難工又是論入成敗中但說丹心無所用一
時張眼念臧洪至金陵斷粒十四日復進水漿夜間
鐘聲感賦十三章又見玉梅盛開賦四章詩不載

素善

書翰人爭求之終日握管不辭也門人寄家書道周書蔡
春溶書函曰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又
書賴繼謹書函曰綱常萬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

憂是日赴市曹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
可死也既見市有豎福建門牌者指曰福建吾君在焉死
於此可也南嚮再拜受刑王聞之大哭贈文明伯諡忠烈
從死者職方主事趙士超字淵卿福州人中書賴繼謹或作賴
字敬儒蔡春溶也此從臺灣外紀攷曰或作蔡紹謹誤字時培皆漳
州人通判毛至潔字去水六合人

徐鼎曰予讀南疆釋史謂王聞道周死大哭贈文明伯諡
忠烈事近實矣而李世熊寒支集有請褒卹孤忠疏書其
後謂輔臣死已閏月通政司鄭鳳來猶駁云未有確報蓋
國勢大壞文告不通情事然也疏中表出師之苦衷折盈
廷之浮議情詞懇至附書之以當論斷焉疏曰臣聞天下

非兵食單賈邊疆感迫之爲憂而人情頑弊偷生忍死之
可畏何則兵食亦有裕足之方邊疆亦有恢擴之策獨衣
冠鄙薄名節陵遲則雖士飽馬騰日闢百里猶之藉寇而
資敵此臣所用憂也臣竊見輔臣黃道周孤帥抗敵義無
返顧身陷敵營絕粒就死史冊所書於今爲烈竊意朝野
震悼慕義無窮而百僚斂聲寂無彰聞臣謂人情頑弊不
知死義爲榮矣陛下更不顯拔孤忠形諸諭鄙恐日月逾
邁頽靡相沿無復有言裒革請纓之事者陛下卽撫有函
夏亦用何道以激勸臣民乎且臣所私憂猶未止此今士
大夫旣無有頌輔臣之烈以祈帷蓋之恩將來必有搆輔
臣之短以熒日月之照一則曰輔臣懵不知兵迂愚自用

一則曰輔臣失律輕生無補於國夫兵何容易管夷吾諸葛亮今古所共才也夷吾亦曰平原廣圍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視死如歸者臣不如王子成甫陳壽則云應變將畧非諸葛所長街亭之挫弟子與尸而當時後世不以此病管葛者諒人素所蓄積而已假令有孫臧吳起穰苴王翦之徒而狡詭退託中懷二心陛下胡用此知兵者爲哉若夫全軀而降竄與捐軀而慷慨均與國無益也陛下與其竄降而全軀者乎抑甯與慷慨而捐軀者乎况輔臣之捐生不在孤師失律之日亦在離朝去國之日也驅市人而戰數不滿二千量形不足於襁節腹不足於食孤危蕭颯臂指無援徒恃忠信爲餼糧仁義爲干櫓此

實難矣蓋自史冊以來未有大臣視師部署單薄如此者
雖使孫吳董此以抗狂鋒臣知繼芒薄柱可立碎也故曰
輔臣辭朝之日是畢命之日也若謂輔臣破冒國餉徒損
威靈則尤不可昔西夏之變韓琦師出環慶不協鄜延遂
有好水川之敗士卒招魂慟哭震野琦掩泣駐馬不前上
章引罪而已韓公之威名不因此遂損也紹興之初張浚
合關陝之兵三十餘萬符離之敗國家宿積兵財掃地無
餘及其卒也孝宗震悼輟朝諡曰忠獻良以士馬破傷可
生聚而復寶臣殄喪不可倉卒而求宋之君臣則猶識大
體也今輔臣所損無魏公萬分之一原草初膏身名遂燧
臣實傷之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晉人以爲宋未

可伐仲尼曰善哉規國乎輔臣直節清風播聞夷裔何但
陽門之介夫四方蠢動窺伺國靈多於晉人之規宋而同
官等越人之視朋舊無子罕之哀臣恐天下有以亮朝廷
矣死敵者無裒則是降北者無罰也名臣遇難而士夫不
加哀則具臣失節而士夫不爲辱也烏知敵國無人不以
發蒙振落輕笑朝士乎今無論輔臣塗腦疆場餘風凜烈
不可湮沒即使壽考令終猶當俎豆千禩何者輔臣學宗
天道以易詩春秋爲符參兩掛樞窮變極蹟今陛下於占
雲候氣之言前席而商至囊括天人之學則表章缺然陛
下憑弔前古忠烈之事則感泣欷歔親見執義盡節之臣
則衰卹不及臣以陛下狗名而失實賤目而貴耳矣夫陛

下於輔臣元首股肱疾痛相關況於死喪昔賈復創傷光武驚惶至以子女婚姻許其腹孕於是天下歸之輔臣郭田不饒兩孤方齟誠宜特錫廟謚寵其遺允使遠近慕義奮激以就功名不然墮豪傑之心塞報禮之路遠遜光武之仁近爲覘國者所笑臣雖微賤敢代抉朝賢之口爲國家昭布義聲惟陛下垂察

明唐王幸延平府

時江楚迎王疏相繼至王決意出汀入贛與湖南爲聲援鄭芝龍不欲王行使軍民數萬人遮道號呼擁駕不得前王不得已駐延平以府署爲行宮

明封朱成功爲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

成功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事宜
王嘆曰駢角也封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嘗入侍見王
有憂容頓首曰陛下鬱鬱得毋以臣父有異心乎臣受厚
恩義無反顧願以死捍陛下矣尋以母病陛辭回安平王
曰有事之秋卿何忍舍朕去成功泣曰臣七歲別母忽爾
病危爲子者心何安以報陛下之曰長故敢請也王不得
已許之

明命前大學士傅冠總理湖南勦撫事宜尋罷之

冠字元輔別號寄菴進賢人也天啓壬戌進士歷官禮部
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崇禎十一年乞休歸里家居者六
年南都既覆國黨王得仁導

王師人進賢掠冠家殺其嫡孫傅鼎冠潛行入閩王遣官存問
手詔督師恢復江省專理湖南勦撫事宜賜尙方劍便宜
行事師至邵武五福關逗遛不前聞警報輒撤營歸十二
疏乞罷適職方江隨者以薦舉進身思立名自重乃疏言
冠擁兵糜餉玩敵擾民冠請解兵柄益力詔杖江隨予冠
致仕冠遂寄寓於泰甯

明左都御史張肯堂疏請北征詔加肯堂少保
鄭芝龍惡肯堂之日以親征勸也用其私人郭必昌代爲
巡撫奪其兵令肯堂總理留守事務造器轉餉肯堂累疏
請兵詔加少保兼戶工兩部尙書總制北征賜上方劍便
宜行事其實無一兵也會陳子龍等起兵吳淞肯堂之孫

茂滋方家居遣部下汝應元歸省之應元卽以肯堂命奉茂滋發家財助軍王授應元爲御旗牌總兵官未幾松江敗徐孚遠浮海入閩茂滋亦與應元至爲言吳淞事雖無濟而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者可一呼集遂上水師台職之議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招諸軍爲犄角陛下親征由浙東陸行以期會於金陵關臣曹學佺力贊之謂徵天之幸在此一舉常乘風疾發卽自捐餉一萬速其行肯堂請以太常卿朱永佑吏部郎中趙玉成兵科給事中徐孚遠蘇州推官周之夔爲參軍以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將後軍詔晉肯堂大學士行有日矣芝龍密疏

止之而以郭必昌將步卒先發令肯堂待命徘徊島上朝
信隔絕是年六月復下督師之命然軍資器械盡爲芝龍
所取乃自募六千人屯於鷺門

我

天清兵克奉鄉明監軍道許文龍死之

文龍起兵逐我所置官吏屯兵奉鄉

王師破甯州遂攻奉鄉圍守三月糧盡走保介首若食復盡被
擒死之

辛未我

天清兵克吉安明職方主事郭錕死之萬元吉退保贛州

初中書舍人張同儉於崇禎末調兵雲南及抵江西而南

都已陷退還吉安楊廷麟留與共守待以客禮其將趙印
選胡一青頻立戰功會議督李永茂以憂去位王以元吉
爲督召廷麟入直元吉講體統申約東諸將稍不樂而峒
帥張安旣以破敵立功其諸營亦願受撫甯都鄉紳會應
選請諸朝遣其子傅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
日出贛下吉安元吉聞峒帥四營之足恃也茂視滇廣兵
滇廣兵皆解體然張安故蠻寇受降後淫掠自如廷麟嘗
遣救湖西所過殘破及

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不戰而潰元吉奔卓口部下惟安遠
營汪起龍兵三百人閩部蘇觀生發新威營二百人來援
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守綿津灘無何

王師至新威營先潰安遠營繼之元吉奔贛州贛城倉皇爭竄
勢不可止元吉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少定元吉素有才
及失吉安神志惛然且令益嚴日坐城上與將吏不交一
言隔河大營遍山麓而指爲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
勢盛輒叱爲間謀斬之給事中楊文薦元吉門生也見事
急因自任守禦城中賴之

明魯方國安殺閩中樞師僉都御史陸清源

國安縱兵奪餉殺清源張國維聞之嘆曰自我戕毒禍不
遠矣或曰馬士英部將趙體元殺之也

攷曰諸書皆云清源爲國安所殺而

勝朝殉節諸臣錄則云以樞軍爲國安所留江防潰投江死又按此事在錢塘江賊後

明監國魯王命兵部尙書余煌督師江上

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乙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崇禎時以庶子充經筵講官乞假歸南都累徵不起魯王
監國起禮部侍郎再起戶部尚書皆不就嗣以武將橫恣
拜兵部尚書始受命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運
餉兩軍格鬪喋血禁門煌至申嚴禁令諸臣請乞無厭煌
上言今國勢愈危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
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
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
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監國以陸清源之死恐閔興
問罪之師令張國維抽師西禦煌代國維督師江上因是
江上之師愈單弱

明魯攝餘姚縣事王正中率衆復激浦

正中輕騎渡海鹽奪敵浦人倚之若巖城焉

明參將楊展復川南諸州縣王應熊樊一蘅會師瀘州檄諸路兵討獻賊

展既取嘉定賊帥劉文秀秋三品來攻爲展所敗逆回成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復嘉邛眉雅諸州邑於時故總兵賈聯登及其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浩其他據城邑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誼一蘅乃移駐納谿居中調度會應熊於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賊始懼

獻賊大殺四川遺民

賊以遺民逐殺偽官忿然曰川人尙未盡邪令孫可望等
四將軍分道出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子手足二百
雙者授把總女倍之以次進階有一卒一日殺數百人立
擢至都督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殺人之名割手足謂之
郁奴分夾脊謂之邊地槍其背於空中謂之雪鰕以火城
圍矣小兒謂之貫戲

獻賊大殺其兵將

獻忠欲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才五百人
所至無敵今兵多益敗非爲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卽爲兵
者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舊人卽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

人自輕便所向無前偽相汪兆麟怨之曰恐兵知而先
謀奈何不若立法責之察偶語者及微過則置之法並連
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議已定而諸營尙未知習
故態角射縱酒嬉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是日所
殺卽十餘萬人於是人人惶恐無敢出言者邏者無所
得則於夜靜踰垣穴壁竊聽笑語躍出收繫並其家屠之
毀中園一浮園穴其下置礮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萬人或
裝大艦沈之江偽總兵延川溫自讓不忍無辜戮其下乘
妻子夜率所部百餘人遁去獻忠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走
脫所部俱自殺其他坐徇庇誅者僞右軍都督米脂張君
用以下又數十人或剝皮死並其家口部落斬於河

臣肅曰寇賊屠戮之慘說者謂浩劫不可逃豈其然哉讀
張獻忠亂蜀本末而廢書嘆也當日起義拒賊者或能保
全部落延殘喘以待

師而僞官僞將爲賊之腹心爪牙者剗剔屠剝予無遺種是
有羅而自離之有阱而自入之求死而得死者又誰怨也
夫獻忠之喑啞啞叱以使人者懼其殺耳懼其殺而不免
於殺與不懼其殺而免於殺相去奚啻倍蓰哉野史載獻
忠之破荊州也召惠府樂戶行酒有瓊枝者色藝出其羣
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刃挾之曰汝技
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賊衛之同時有曼仙者盡伎
以歡賊一夜置毒於酒滿斟而進之獻忠覺其異以手挽

其頸曰汝先飲此因立斃嗚乎此皆不懼賊殺者何鬚眉
丈夫智出伶人下哉

獻賊東下明參將楊展逆戰於江口大破之賊還成都

獻忠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十數萬裝金寶數千艘順
流東下將走楚展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焚其舟賊大敗
士卒輜重喪亡殆盡走還成都展取所沈金寶以益軍儲
自是富強甲諸將焉

夏四月明唐王萬壽節不受賀

明追復建文年號立方孝孺祠

徐森曰此事於南都行之矣茲復特書何三代直道之公
百世不能改也

明鄭彩棄廣信奔入杉關我

大清兵遂克撫州永甯王慈炎死之

先是永甯王慈炎招降峒蠻復撫州

王師圍之求救於鄭彩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彩軍潰撫州遂破峒蠻亦散報至舉朝震驚詔削彩職戴罪圖功

我

大清兵克鉛山明兵科給事中胡夢泰兵部員外郎萬文英主事唐倜死之

夢泰字友蠡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奉化縣十六年夏吏部舉天下廉能吏十人夢泰與焉崇禎帝念畿輒殘破

欲得治行已效者治之夢泰因得爲唐縣京師陷南歸黃道周之出師也授夢泰兵科給事中協守廣信夢泰傾家募士與侍郎詹兆恆御史周定初悉力守禦萬文英字仲實南昌進士也亦奉黃道周令援廣信者分守鉛山大學士熊開元薦太平諸生唐倜能知兵授兵部主事募數百人出關與文英合軍是月金聲桓引兵逼鉛山倜陷陣死文英舉家投前湖死城陷夢泰夫婦同縊死

明新城知縣李翹

明史作翔他書亦誤作翔

起兵拒守城陷死之

翹字殿舉邵武人崇禎己卯以鄉貢廷試會詔求直言上書忤旨歸時鄭彩兵潰知縣譚夢開迎降借犒師名斂財民不堪擾乃導守關兵誅之夢開之黨日與民相仇彌

月不靖兵部侍郎吳春枝以新令難其人薦駟爲之駟單
騎入城斬夢開黨一人餘不問衆大服然民習於亂有佃
人以田主徵租斛大聚衆謀縣庭諭之不解駟乃遣義兵
三百詭稱彩軍從南門進衆皆奔明日復聚駟率兵出戰
斬百餘首級亂乃靖彩旣遁入關監軍張家玉獨留駟招
新城徐伯昌募義勇千人與家玉共城守而

大兵已從間道入家玉戰敗走入關駟策馬大呼曰我新城令

也執送建昌僧立不跪勸以酒舉杯擲地遂見殺方新城
之被圍也紳士議迎款諸生楊應和賦詩痛哭曰我一身
當敵禍不及諸公也其從弟居久歎曰壯哉吾兄可無與
共事者乎提刀出殺數人並就縛直立不少俯旣死屍不

仆兩手作擊刺狀應和字惠生居久字淡若

攷曰此事月日不可攷姑

次之棄廣信後

五月丙午朔我

大清兵進逼贛州明江西巡撫劉廣胤

攷曰紀畧作劉承寵撫遺楊廷麟傳作劉遠牛

戰敗被執楊廷麟萬元吉悉力固守

廣胤募閩兵二千人命中軍張琮領之由甯都赴河東聞

王師乘勝薄贛州出城往雩都邀琮將兵來救贛人疑其遲也

焚其舟拘其妻子俄而廣胤率琮兵至贛人乃悔琮渡河

抵海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墮水死廣胤憤甚五月

朔渡河復陣身先士卒被執復逃歸圍愈急廷麟乃遣使

調廣西狼兵已往湖西邀張安新軍與

王師再戰梅林再敗乃散遣其軍而入城與元吉固守

明擢兵科給事中揭重熙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曾亨應撫州之歿也重熙爲吏部主事王兆雄所劾既而
大學士曾櫻掌吏部疏薦重熙及傅鼎銓王以鼎銓曾降
賊命以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劾獨召重熙入見重熙乃
借鼎銓至閩召對稱旨遷考功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亦
復鼎銓翰林故官令還贛而命重熙從大學士傅冠辦湖
東兵事瀘溪言警寇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遂歸重
熙統諸將克金谿復撫州有衆十萬捷聞授右僉都御史
代劉廣胤巡撫以諸將進止不協退保瀘溪與

王師戰於銅蒲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有功

明加吏部尚書郭維經六省督師銜募兵援贛州

王初召維經爲吏部右侍郎其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大小十數戰頗有斬獲王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主事比贛州圍急命維經以吏兵二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募兵往援維經遂與御史姚奇胤沿路召募八千人入贛與楊廷麟萬元吉固守及維經死於贛而應銓等駐兵龍泉聲勢不相屬明年應銓部將潛導

王師入城兄弟同就執應銓扼吭死應衡齧齒斷臂死應煜以罵我巡按董學成奸貪抽腸死尤酷

辛亥明

諸生張飛遠襲金山衛不克

飛遠故諸生兄弟負膂力聚眾從吳易於長白蕩諸營以五日泛蒲酣飲爲

王師所襲殺數百人失大將羅騰蛟明日飛遠謀出不意取金山衛我守將逆戰飛遠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內應者墨其鼻飛遠遁而內應者鼻猶墨也悉就誅

琉球國人貢於明

明廷試貢生

取萬荆等十二人命爲舉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明擢湖廣監軍道章曠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

曠字于野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沔陽知州十六年賊陷州城同知馬應死之曠走免爲給事中熊汝霖御史游

有倫所劾候訊黃州用騰蛟薦令戴罪立功左良玉之犯南都也騰蛟至長沙以曠爲監軍副將黃朝宣者故巡撫朱一鶴部將也駐燕子窩劉承允駐武岡張先壁屯激浦騰蛟悉令曠召之來留先壁爲親軍而以朝宣承允分守要害闖賊死其黨劉體純等六大部擁衆數萬逼湘陰騰蛟用曠謀盡撫其衆而左良玉之部將馬進忠王允成亦以良玉死無所歸突至岳州偏沅巡撫溥上瑞大懼曠曰此亦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泉爲誓進忠等皆從之進忠卽賊中渠魁混十萬也

王師逼湖南曠悉力禦之論功擢是職曠有智畧行軍不避鋒鏑嘗戰岳州以後軍不繼而還已又大戰於大荆驛身扼

湖陰平江之間湘南恃以無恐

明殺督使臣都督陳謙

謙奉使入閩人駐衢州自云魯已爲侯鄭芝龍與有舊
引之入見啓函稱皇叔父不稱陛下王怒下謙於獄御史
錢邦芑密奏謙爲魯心腹與鄭氏交最深不急除恐生內
患王卽命誅之芝龍入朝願以官贖謙死王故留久語夜
半移謙他所斬之芝龍伏屍慟哭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
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由是益懷異志

攷曰華廷獻閩游月記及南畧

謂謙奉使與行人林空入閩按林空傳無仕浙東使閩事惟懼其美粵游見閩云魯王遣行人林必達來必達問一武矣通書鄭芝龍芝龍以聞逮下獄廷物切責心達已而釋之必達詣建督學卻以此武弁豈卽陳謙與姑據列

以爲攷焉

徐爾曰不曰殺都督陳謙而曰殺魯使臣何絕晉鄭之交
結譚尙之怨論者咎王之失大計也顧爾以爲未盡然者
登極之書浙中不拜犒師之使江上不歸釁隙已成調停
無術且是時北兵日逼閩浙固莫能相救其勢亦何暇相
仇哉若芝龍故國之心已如脫屣卽不殺謙豈遂革面彼
歸獄錢邦芑者豈篤論乎

明鄭芝龍通於我

天清

王責芝龍攬權逗兵芝龍免冠頓首曰臣武夫豈直不能
逢迎今旣見疑願角巾私第以終聖世王曰朕豈疑卿但
人有言不得不爲卿道耳我經畧洪承疇御史黃熙允言

於貝勒曰賂芝龍以王爵福建可不勞一矢浙中亦聞風潰矣芝龍復書果有遇官兵徹官兵遇水師徹水師傾心貴朝非一日也語貝勒得報遂謀渡江

臣肅曰爲人臣者無外交通者何外交之詞也然則何以不曰降猶未降也

聖人御宇萬物惟新其板蕩而不忘故國者固忠臣義士不挫之節卽不得已而降志辱身亦不過出於全軀命保妻子之謀非必有他志也若芝龍既不忠於明亦非忠於我

大清居閩海爲奇貨視君父若弈棋懷狡兔三窟之謀爲首鼠兩端之計其陰狡說謊非當日降臣比也曰通者深惡之也

乙丑天狗星隕

放日本甲
行日注

明監國魯王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

加嘉績汝霖大學士督師如故而餉終不給兩人又不諳於軍乃以衆付黃宗羲王正中領之合軍得三千人正中爲之仁從子故不乏食太僕卿陳潛夫尙寶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各募數百人來附將由海甯取海鹽入太湖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整軍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夬爲內應俄而江上師潰遂皆散去宗羲結寨四明山從者尙五百人微服出訪監國消息山民畏禍焚其寨部將茅涵汪翰死之宗羲乃走剡中

壬申明江上兵潰方國安劫監國魯王走紹興

貝勒偵知浙中虛實益兵北岸以巨礮擊方國安營廚竈盡破國安嘆曰此天奪我食也意入閩必大用卽不濟可便道入滇黔遂於二十七日拔營至紹興率馬阮兵劫監國南行江上諸軍聞之遂大潰惟王之仁一軍尙在張國維議抽兵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北兵數十萬孤軍何以迎敵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無舟速自爲計耳國維不得已乃振旅追扈監國

明總兵曾英參將王祥率兵趨成都

祥綦江人勇悍著聞守邛義賊不敢窺牙亞於曾英而英之復重慶也樵採不禁督師王應熊怒之故委任不及祥旣而英禦賊屢有功應熊乃奏請以英爲總兵王祥爲參

將連兵進討賊益懼遂決意棄城都

明黃斌卿殺監軍道荆本澈

本澈字太徽丹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南都亡起兵松江與田仰等奉義陽王某駐崇明沙兵敗入海屯舟山之小沙舉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澈又不能戢其士卒斌卿乘民怒造流言民單里從斌卿攻之遂遇害

六月丙子朔我

大清兵渡錢塘江明監國魯王航海妃張氏死之

時夏旱水不及馬腹數日潮不至貝勒被重甲摩眾渡江明兵棄輜重走先是有火燒六和塔沙漲錢塘江之讖至是竟驗云方國安馬士英奔至台州憩山上斷石橋有石

刻大字云方馬至此止大駭遂留不進謀執監國以降遣
 官守之守者病監國得脫比追者至監國已登海船矣先
 是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及世子出海妃拜辭曰勿以
 妾故為王累手碎瓷盤自到死宮嬪周氏出海後叛將張
 國柱劫之北去亦自刎死攷曰監國有兩張妃舟山冊立者為元妃張氏鄞人此為前妃
會稽張國俊之女也摠遺云魯紀年海上見聞紀前言妃被劫北去中途碎瓷盤自到死而魯春秋今魯史江東閩位紀舟山紀畧諸書皆作讎王時死今從之然元妃之死也辭曰懼為如人所賣為張妃之續則似出海之說近實矣均注
 以俟攷

我

大清兵取紹興明魯兵部尙書余煌禮部尙書王思任侍郎陳

函輝大理寺卿陳潛夫等死之

衆有議據城抗者燿歎曰數萬軍猶不能戰乃以老弱守

孤城是聚肉待虎也亟開九門縱民出賦絕命詞

攷曰詞云穆駁

自馳老駒忽逝止水汨羅以

了吾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投城東渡東橋下死思任嘗

極言官亂民亂兵亂餉亂士亂之失乞休不聽嘆曰江上

之事不臘矣城破不食死

攷曰釋史云思任已病避至秦望山兩舍以死

函輝從

監國航海半途相失馳回台州哭入雲峯山作六言絕句

十章

攷曰其一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終爲韓木叔

死生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葉存心獨苦其三云父母思

無可報妻兒而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忠臣其

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

白虹貫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念七今夏六月初八但嚴心

丙春秋莫問人間花甲其六闕其七云手著遺文千卷尚

傳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有心史難刪其八云慧業

降生人文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

其九云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遊寰海名山身

列苑率內院其十云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
死尚多抱懶請與同人證此又自作祭文及埋骨記

沈
池中死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聯臂沈化龍橋下死同時

死者山陰在籍通政司左參議吳從魯字金堂萬厯丙辰

進士由知縣歷任監司擢通政參議野服入山設棺於庭

曰有蹤跡我者卽蓋棺旋病櫛沐入棺命家人蓋之御史

何宏仁字仲淵崇禎丁丑進士追扈監國不及過關山嶺

書衣帶間次曰書云有心扶日月無計羣山河末書宏仁

問闕奔行在聞台又失守已矣無復可爲身非

吾身吾何家爲爲吾子者食貧次曰浙江通志載

守節而已明御史何宏仁絕筆投厓死宏仁死與此絕異

會稽在籍主事高岱字魯瞻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
試被黜久之辨復浙東授職方主事慨然曰上恩厚矣國
家重文輕武以致神州陸沈我武學授文職尙不能以一

死報國乎絕粒八日薙髮令下子諸生明辭父投海死岱

聞之一笑而絕同官葉汝楳

攷曰亦作汝衛

字衡生崇禎庚午舉

人浙東授主事借妻王氏赴水死謝震龍字雲生以舌辯

官浙東兵部主事巡撫某訊之曰若兩榜乎曰兩榜不屈

者有幾人監國用我輩以壓倒之耳以慢罵慘刑死長洲

李山字少華官南京太常博士精繪事馬士英當國面乞

所製作郭忠恕天外數峯與之然心以爲恥掛冠歸卜居

蠡聖與徐汧楊廷樞訂莫逆交族人名采者爲幕府客偶

至密示一冊乃松江兵事株連獄也郡中列者三百餘姓

山醉采以酒自火其廬采醒而索冊則已燼誠之曰此非

天意假火以銷其獄乎采悟棄官去監國以太常卿召未

幾病歸絕粒死故山西僉事鄭之尹義興伯遵謙父也投
水死武臣則山陰劉穆字公岸以武進士歷官參將爲監
國守潭頭開府晉爵一夕暴卒目不瞑子肇勳以游擊從
父軍率諸弟跪牀下腹刺盡忠報國字涅而誓之目乃瞑
故曰肇勳行入弟肇勳行九功識大盜畢昆陽於獄昆陽
善用槍世稱爲畢家槍勳與兄勳咸從投故兄弟以畢槍
名天下乙酉秋兄弟合兵渡江肇勳騎而據嶺殪十數人
伏兵起矢集如蝟猶僵立不仆肇勳號而上者三勿應視
之則死矣抽矢出鐵斗許一時同死者義士王都督同知
肩賢陸建夔郡吏印玉等詳摭遺附錄於此

張國紀亦山陰人馬士英之奉母后奔浙西也國紀白於
長吏請誅之不聽聞江上潰不食死其士民先後殉難者
鄞縣諸生趙景磨投泮池不死後絕食死會稽諸生方炯
山陰諸生朱緯蕭山諸生楊守程楊雲門而山陰醫士倪

文徵蕭山沈八十九張鋸匠命稽鍾阜隸之事爲最奇文
徵賣藥囊易二缸召里中少年曰吾明人今不鬼鬼不明
矣請覆我衆漫應之躍入缸復出曰吾坐未正也正坐衆
覆而環呼之良久乃絕八十九者但知其姓沈徂寨榆青
嶺殺我一裨將

王師合攻之八十九獨持篋笥闕衆披靡大驚曰好蠻子再得
十餘人江東不吾有矣戰渴趨澗飲出不意墮水死張鋸
匠掄大斧爲左右翼力竭死鍾阜隸從海上齋黃斌卿檄
往山寨團練被縛不跪痛撻之曰輕則斫重則刃法不當
杖斃也檻送省磔於市

明魯東閣大學士孫嘉績蹈海死

嘉績從監國出海攜印綬圖籍蹈海死

攷曰勛本云此六月二十四日事

葬蘆花洲上初嘉績計偕夢身臥狀元坊下嘗歎其無徵

其葬處乃國初張狀元墓道也

攷曰見馮禮愈榕堂雜詩

我

大清兵取東陽明魯少傅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張國維死之

監國航海傳命張國維過防四邑以圖再舉國維遂歸東

陽俄報義烏破有勸國維入山觀變者國維歎曰誤天下

者文山壘山也作絕命詩三章

攷曰首章自述云艱難百戰

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長傍孝陵墳次章念母云一
織塵不掛胃惟哀盡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
恩結草樹三章訓子云夙訓詩書誓鼓道而今絕
日莫請其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所生

衣冠躍

入池甲死

明魯武甯侯王之仁至江甯論降不屈死之

之仁載其妻妾二子二婦幼女諸孫沈諸蛟門外再拜捧所封勅印投焉乃立旗幟張鼓吹揚帆抵松江我冠登岸衆謂其降也護至金陵洪承疇令其易服雜髮之仁笑曰我握兵柄作通侯謀人國事而無成死固分也然葬於波濤身死不明故就此求死耳遂見殺

徐薊曰之仁自同國安爭地爭餉蓋沿四鎮之餘習而不自知其身犯不韙也迨至慷慨出師揮戈江上從容就死化碧原頭前後異轍如出兩人覽其大節亦黃靖南之亞歟

明方逢年方國安馬士英阮大鍼降於我

大清

四人擁殘卒數千疏請入關王不許士英乃遁入台州山寺爲僧逢年父子大鉞雜髮降已而士英亦降

我

大清兵克金華明魯文淵閣大學士婺安伯督師朱大典死之

金華與閩相近王之在高牆也大典爲淮撫嘗曰其冤故屢書招之入閣辭曰錢塘一江扼要吾去則誰司餉屑亡齒寒閩又何恃焉或勸其子媳先行爲善後計曰吾子媳去則一境無固志是教之叛也爲天下者烏得及其家阮大鉞構之方國安稱大典家多財索餉四萬率衆往襲之監國傳旨至再始解散比國安大鉞降請破金華以自効

大典殺招撫使與部將吳邦璿何武固守三月御史傅巖
爲義烏強宗請以子弟兵爲援泣許之夜縋而出國安以
大礮攻之城亦以礮應曰閱如雷已

王

師日衆守者漸疲城西門有新築土未堅大賊識其處礮專
攻之城遂崩大典子萬化巷戰力盡見執大典麾其愛妾
幼子及萬化妻章氏投井邦璿曰城中火藥尙多不可資
敵盍焚之爲吾輩死所大典袖火繩示之曰此吾意也環
坐庫中賓從侍者二十餘人皆焚死同時死者舉人葉向
榮前知江西甯都縣破賊有功總督袁繼咸薦之以忤馬
士英量移吉安同知被劾歸城破投野塘死傅巖還至義
烏死都督蔣若來力盡自刎死

攷曰本

郵誌及浦江諸生張君正

白經於明倫堂死又武進人鄭邠館大典家亦死

我

天

清兵克衢州明樂安王

攷曰携東華錄名諱石

楚王

攷曰楚王華奎爲獻賊所殺此無所

攷

晉平王

攷曰世表所無東華錄又云蜀王朱盛濃亦無攷

永豐伯張鵬翼督學御

史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署江山知縣方召皆死之

衢州破樂安王楚王晉平王俱被殺守將張鵬翼字耀先諸暨人與弟鵬飛季熊俱以善戰聞初以總兵掛淮海將軍印監國封爲永豐伯鎮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約

王

師爲內應城破巷戰與鵬飛同被執不屈自刎死王景亮字

武侯吳江人崇祿

進士南都授中書舍人閩中擢御

史巡按金衢兼視學政城破縊死伍經正安福貢生爲西
安知縣閩中擢知府赴井死鄧巖忠江陵舉人自經死方
召宣城諸生署知縣事聞金華被屠集父老告之曰吾義
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閩城被殃封其印綬冠帶赴
井死

臣竊曰衢爲閩浙之交諸臣皆仕於閩而兼臣於魯也無
以別白之故備書焉

我

大清兵克嚴州明魯守將張季熊死之

季熊鵬翼鵬飛之弟也戰敗匿邨巷中追騎索之季熊突
出大吼曰大丈夫肯避爾邪手刃數十人援絕躍上屋擲

瓦四擊坐屋脊拔鞞刀自刺屍直立三日不仆時稱張氏

三忠云

攷日本汪光復航海遺聞

明兵部右侍郎楊文驄進援衢州敗死

初南都破鴻臚丞黃家廩往蘇州安撫文驄襲殺之走處
州閩中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王之
在淮上也寔甚文驄子鼎卿與王爲布衣交授左都督太
子太保王獎之擬以漢朝大小耿及衢州告急命偕誠意
伯劉孔昭赴援與監紀職方主事孫臨並爲追騎所獲說
之降不從同見殺臨字武公桐城人

徐鼎曰文驄裙屐風流琴樽酬答累於附熱損厥清名向
非一死自贖則與馬阮同科耳君子所以尙補過夫

我

大清兵克明盤山關

初貝勒以長江未易渡遣一旅從紹興別道奪盤山關以

分其勢總兵盧若驥堅壁死守屢攻不下我師用降將爲

鄉導

攷曰諸書謂蠡孔昭按孔昭無降事順治十一年張名振題詩金山祭孝陵與孔昭同舟副將周

茂戰死若驥村人心已離夜半率子弟親隨三百餘騎棄

關從溫州渡舟山於是溫台福甯相繼降先後殉難者永

嘉在籍太僕寺少卿王瑞枏

攷曰枏或作構或作旃皆形近之

字聖木閩

中命以故官督理兵餉溫州不守避之山中於明年五月

十五日以生日拜家廟召親友置酒入室自經死諸生葉

尙高於上丁釋奠日倚廟柱誓當事鞭筆下獄死

攷曰尙高和正

氣敵有未吞蒲酒心先醉
不浴蘭湯骨已香之句
鄒欽堯鄒之琦俱赴水死

明温州總兵賀君堯殺前大學士顧錫疇

錫疇字瑞屏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南都授禮部尚書以

議削溫體仁謚罷歸閩中進東閣大學士加督師銜駐溫

州君堯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供餉諸生鼓噪君堯執而

殺之錫疇怒將以聞君堯乘夜縛錫疇投之江子鑿走免

君堯以是不爲衆所容温州敗入閩已復至温州收玉環

山之漁稅挾重貲入舟山爲黃斌卿所殺

攷日本
行朝錄

或曰君

堯賂我嘉湖道佟某求官佟之父邦年錫疇師也置君堯

於法

攷日本
游見聞

辛丑明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九江總督袁繼威猶

在京師論降不屈死之

繼咸之爲左夢庚所劫也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嬰弗克爲白維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請獻我后抵大勝關豫王傳語與以大官爵又自銘曰大官好作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幾袁山繼咸自號也見豫王長揖不拜爲設宴不飲亦不言在道再縊不死絕粒八日又不死入京就館內院學士剛林勸之朝且曰朝廷爲明討賊今賊未絕君入仕可爲明帝報仇繼咸曰討賊者新朝之惠也今宏光何在而臣子圖富貴乎剛林又言宏光不道事曰君父之過臣子何敢知乃改館邏卒守之幅巾衲衣兀坐讀書不雜髮是年六

月二十四日就刑菜市曰吾得死所矣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爲兵部右侍郎收其骸骨歸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卒

徐鼎曰繼咸之爲張孫振所誣也陽曲傅山嘗詣匝使訟冤速繼咸至燕邸寄山書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深蓋棺不遠斷不肯負知已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山得書痛哭曰公乎吾亦安肯負公哉後遭刑辱抗詞不屈幾死

明鄭鴻達棄仙霞關詔削鴻達封爵

鴻達聞浙東軍潰徒跣而逃三日抵浦城事聞行在大震削其封爵時有民謠曰峻峭仙霞路逍遙車馬過將軍愛百姓拱手奉山河

明鄭芝龍撤兵赴安平鎮詔留之不得仙霞關守兵皆潰

芝龍既通款於我貝勒疏稱海寇狎至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往征不可拜表即行王手勅留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中使奉敕至河而芝龍已飛帆過延平矣守關將施天福郭曦陳秀周瑞等受芝龍指縱兵四掠至建甯巡按鄭爲虹與金衢道黃大鵬閉城發倉庫犒之兵歡呼去一郡獲全

明以元子誕生大赦進諸臣爵

攷曰紀畧載請七月而粵游見閩南畧俱云六月

皇子琳原生羣臣賀表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王嗟賞覃恩大赦進鄭芝龍爲泉國公尋改平國公鴻達爲漳國公尋改定國公鄭氏廝養俱得誥敕御史錢邦芑言元子

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且應見卹剝膚益復可
憂臣以爲是舉朝同仇共憤之秋非覃恩受封之時也且
覃恩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濫若鐵券金章徒以賜從龍
之舊卽將來恢疆復土何以酬汗馬之勲非所以重名器
勸有功也不報無何皇子薨

明釋都察院僉都御史田關於獄

關河南人崇禎甲戌進士宏光時以戶部權稅度州是年
二月募兵入衛改都察院僉都御史疏糾閣臣曾櫻語連
中宮王含怒未發也五月遣錦衣衛王之臣往閱其師之
臣迎合意旨疏糾詭兵冒餉逮下詔獄然兵籍皆實餉亦
自備官所給尙未發也衛臣王承恩婉轉辨白班行亦多

申救王怒不解至是以皇子生得釋後擁衆山谷崎嶇楚
粵間戊子九月兵敗抗節死

攷日本粵游見聞

明開科取士

命流寓者皆入試廣額七十名以編修劉以修閔肅主試
舉葉瑣等百七十五人覆試落四人逮同考推官王三俊
下獄旋親試流寓貢生取萬子荆倪天弼三十餘人改爲
萃士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日煒徑授禮科給事中

明賜贛州名忠誠府

前南贛巡撫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游擊張國祚將粵兵
五千援贛戰於李家山九牛山之間連戰皆捷圍暫解時
贛城堅守已久王諭獎勵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

偕郭維經出關援贛

明孫守法退保五郎山

王師徇秦地所得郡縣復失聲勢寢衰是月退保五郎山武大定敗於興安遁入蜀尋

王師克張果老砦千總康姬命死之

明忠義伯兵部尙書吳易被執至杭州不屈死之

易之敗於長白蕩也以三十騎潰圍走舟重三十人盡覆易泗水半里翁子某見水面紅快鞋謂易已死以追兵急繫舟後行半里許始舉視之尙未死張目問曰追兵已退吾兵尙有幾何左右曰百人耳易曰速返追擊此去必獲大勝果奪其輜重而還是年春吳江人周瑞

汝曰酉戌禱記謂周瑞字

曼青東華錄載臨督奏太 而吳日生倪曼青被獲是曼青

非周字三藩紀事本末有 由生周敏祥按敏祥與瑞字曼青

近當是周字 曼青白姓倪復聚眾長白 迎易入其營未幾眾潰飲孫

璋家易與瑞並獲於杭州 阜橋門璋父子亦死易驍將茹

畧文字振先餘姚人初入 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屢戰有

功後歸易奏授總兵長白 蕩之敗畧文手斫數十人被創

血盡而仆兵疑其佯死連 刃之兵去稍甦捧其頭以走至

淪溪休於野廟廟祝故識 之傅以良藥百日愈後與

天兵戰於麻湖援絕乃死 其將周志韜收餘眾自保魯監國遙

授爲參將久之兵敗赴水 死

改日本酉
戊禩記

小腴紀年增攷卷第十二

小腴紀年增攷卷第十二

鎮甯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